

一起說母語

嗨ㄞㄨㄥˇㄞㄨㄥˊ

那天阿公認真指著你跟我說：「現在學校有在教了是否？台語聽卡有了ㄋㄟ！」，當然，他用的也是全台語，我笑了笑，沒料到你的轉變可以大到讓他這樣盛讚，畢竟三歲移居到南部大城（還是眷村鄰居）的我們，根本沒有什麼說得上是稱頭的母語環境，唯一讓你有機會聽說練習的，大概只有學校每週一次的台語課。

小孩的學習與應用能力真不是蓋的，聽著你一路把課堂上原本該是硬邦邦有點無聊的小知識落實在與阿公阿嬤的日常對話當中，你一面練台語、他們一併練國語，語言這種東西就真的活靈活現，無論道地與否，只要願意開口，便會越說越輪轉；除了母語教學，知道小學生這樣早要開始進行英文練習，也著實讓我焦慮了好一陣子。說老實話，陪你一起上小學有時真感覺像是自己也重新活了一次那樣。我得拋開從前花費了萬般力氣學習的英文基礎，從零開始學習你們現在通用的自然發音法，只有當我和你站在同樣的起跑點（當然，必得多花點時間去前方探路），才能說服你和帶領你與我一起開發這個明明不是我們目前生活所用卻得成為求學與必備工具。

或許，語言就是這樣見微知著的生活展現吧。

一直沒有和你說過，在爸爸媽媽小時候，「說台語」隱隱約約都被當作是「下層階級」的表現，國語說得越標準，在師長面前自然而然便越得寵。媽媽一路是伶牙俐齒參加國語文競賽演說組的常勝軍，更別提自己還學過街頭賣藝（現在說出來簡直叫人想鑽進地洞的）數來寶，印象裡小學大概有兩三年的日子每天午覺都沒得睡只為了所謂的「訓練」：那些必須在三十分鐘前隨機抽取迅速在腦中構思五分鐘即席講稿的題目、那樣想盡辦法要趨近「北京官腔」的捲舌音和兒化韻……小小的我拿了大大小小無數獎牌和獎杯，上司令台領獎是司空見慣的事，但只有我自己知道，私底下和同學相處的時候，我必須刻意地把捲舌音收起、再烙幾句臺灣國語以融入群體，「證明」我其實真的沒那麼「高級」、我真的不想那麼高級。不到十歲的我就已經隱隱感受到，所謂大人社會與真實底層社會的差距，以及那之間必然即將發生的齟齬甚至暴衝，並以身試探。是要到這樣久的現在，我才真正看懂，大人世界的權力和小孩世界的權力是如何以不同標準卻以相同殘酷的方式排開異己。

你知道自己有多幸運、誕生在這個母語從被壓迫歧視漸漸抬起頭來的年代，更別說直接就是政權移轉的關鍵時刻，對你而言，說什麼話看什麼書聽怎樣的音樂，一切就像喝水吃飯那樣理所當然；除了每日操持的語言之外，這世界上哪樣的人應當被視為是「正常」、哪樣算作「不正常」，也和爸爸媽媽小時候的那些理所當然的常識漸行漸遠：從最基本的性別分工、各式的角色分配，我很開心自你出生以來都和我的同志朋友們相處得很融洽，嬉笑打鬧像吃

飯喝水那樣自然，也很開心有機會在讓你面對與你不同族群時，告訴你該如何擁有更寬廣與溫柔的心。

不知道有沒有和你說過，阿婆一直很懊悔，在媽媽小的時候沒有讓我好好說客家話。一方面是自小便遠離故鄉苗栗的緣故，一方面也是由於當年國語文教育之強勢，別的不說，小時候我們的電視僅僅有三台輪著轉，哪裡像現在百家爭鳴、各種語言和意識形態花招盡出呢？我時常在想，連我這樣父母都是客家人小孩，都已經僅剩客語耳朵沒有客語舌頭了，那我的下一代、相較起我更沒有環境的你呢？一個語言有時候竟是在那樣不經意的瞬間，就這樣教人來不及感傷地要面臨生死存亡了。

我還在想。這已經不僅僅是你要面對的未來，首先是我要面臨的現在。只有當我們先為你意識至此、試著把議題拋出來、不讓它淹沒，就像無論是台語或是性別等等議題那樣，先讓你以及其他的人看見，再試著看看能做些什麼，才有機會真正讓它活起來、保留下來。

語言如此、族群如此，更遠的將來我們大概還要一起目睹和參與許多這個時代的力量存亡與氣味消長，我們沒有人能夠保證現在你所擁有的關於教育的政治的一切便是真正「正確」、還會依此長存，但關於我們的前人的生活與細節，我想至少讓你能夠知道更多、經歷更多，讓你在更大更有辨別能力之後，擁有更多元的資訊得以塑造一個真正的你自己，在這過程當中，作為驚覺自己如此匱乏的母親，真心感覺像我這樣消極，要不是你，誰能給得了我這樣大的力氣呢？